

文学过客匆匆行

——莫名其妙的短暂人生（二）



1997年，莫名其妙（左三）与印华文友摄于新加坡樟宜机场。右四为寒川



1997年2月19日，莫名其妙（后排左二）、谢梦涵（坐者左二）与新加坡文友聚叙

受读者欢迎。

《妙谈人生》是莫名其妙于1997年6月在香港出版的处女作。记得去年7月收到他从香江寄来的大作后，我回了一信，如此写道：“您的文章，字里行间虽都是批评妻子的不是，说她好与您抬杠——但鹣鲽情深，却是溢于言表。《妙谈人生》里的好多篇章是如此，《香港文学》第153期里的大作《买金桔树》也是如此，很难得！”

莫名其妙喜欢旅行，认为与家人或

朋友一道出门，人多话多欢笑多，可使他把烦恼和忧悒全忘掉，“此乃人生乐趣也”。他在《行》一文里写道：“也许不久的将来，我也将放下肩上沉重的包袱，带着简单的行装，像行脚僧漂泊四海，行到不知的行云流水处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也许你找不到我，也许我也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，让我们有一番惊喜。”

我甚少做梦，如今只能祈望在梦中与莫名其妙见面。

莫名其妙兄，若您在天有灵，今夜就出现在我梦中，让我有一番惊喜吧！

妙谈人生，富含哲理

莫名其妙兄乃一成功商人，经常往来世界各地。认识他以来，他一年至少路过新加坡四、五次。每次，他都会与我联系，约我见面。

1997年2月19日，他又路过新加坡，恰好印华女诗人谢梦涵也在此地。昔日南大同窗——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

知道有客自远方来，特在湘园设晚宴招待。除了他们两位印尼嘉宾，以及声桂伉俪和区区之外，陪座者尚有梁钺、思思和人协理事长郑德铿。

那时，由我负责联系和组稿的《新加坡文艺》第63期刚出版、推出了几占三分之二篇幅的《印尼作家作品专辑》，刊载了37位印华作家的作品。莫名其妙在酒宴结束时，塞了一张500元新币给我，细声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编《新加坡文艺》很辛苦，

尤其是这一期印华专辑，你还特地拨了数通长途电话向印尼文友约稿，花了不少钱，非常不好意思。这一点点钱，算是我们补贴印刷费……”

我执意不肯收，但在梁钺等人的劝说下，最后是代表文艺协会谢谢他而收下了。坦而言之，500元不及印刷费的六分之一；我们感谢他的，是他对我们的肯定和鼓励！

莫名其妙的《我的老板》，是该期《印尼作家作品专辑》的压轴之作。